安康日报

第21期 总第90期
2020年8月
己亥年六月十八
星期五
07

文化周末

WEN HUA ZHOU MO

主　　编：吴昌勇
执行主编：陈　曦
邮箱：akrbwhzm@163.com
本版编辑：陈　曦
刊头题字：张思成

在困难中感受脱贫 在真实中展示中国

——著名导演刘家成在平利谈《脱贫十难·茶香飘飘》的创作

记者 **陈曦** 通讯员 **张禄**

刘家成，著名导演，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铁齿铜牙纪晓岚》《傻春》《高粱红了》《高地》《何处是我家》《正阳门下》《情满四合院》《正阳门下小女人》等。

层层乌云从四周的山上压过来，空气里没有一丝风，夏日里爱叫的虫子都屏着息，只听见远处传来低沉的雷声。这一切预示着巴山深处的平利县大贵镇即将迎来一场雷雨。

这是8月1日下午5时许，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时分，大贵镇一处乡村旧厂房里显得异乎常日的繁忙。厂房里光线昏暗，闷热得像一口大蒸笼，不时有人从里间出来到门口透气。但全国著名导演刘家成一直“闷”在里面，经人指点，灯光明灭处，似乎能看到他朦胧又笃定的背影。

厂房里也在酝酿着一场暴雨，刘家成正在拍摄时代报告剧《脱贫十难·茶香飘飘》(暂定名)中的一场“大戏”。戏中驻村第一书记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找到了以茶致富的道路，但一场暴雨却让茶叶加工坊里的几百吨茶毁于一旦……突然，“轰——”的一声，天上炸响一个惊雷，拍摄棚内声音也高了起来，似乎能让人想象出生活的希望被瞬间夺走后那种撕心裂肺的场面，恍惚间都分不清戏里还是戏外。

转场时间到了，刘家成迎面走出来，摇着折扇，一身轻松，近看鼻尖还沁着细碎的汗珠。从早期的《铁齿铜牙纪晓岚》到近期的《正阳门下小女人》，刘家成导演的作品类型极为丰富，古装、军旅、公安、年代、都市生活、偶像剧都有涉猎。他曾说不想禁锢在某个领域，但近些年推出的作品都贯穿着“京味儿”风格，故事大多有厚重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这次为什么会选择拍摄这样一部富于泥土气息的脱贫攻坚题材时代报告剧呢？

刘家成说：“《脱贫十难》是由国家广电总局重点支持拍摄的脱贫攻坚题材时代报告剧，它不是简单的农村题材，也不是简单的对脱贫攻坚的颂扬，它吸引我的地方在于真实。脱贫十难就是要如实反映脱贫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让更多人理解扶贫工作并不是那么简单，小康生活不是一帆风顺就能到来的。《茶香飘飘》这个单元反映的是扶贫干部脱身难，我们进行了很多采访，了解了很多原型人物，扶贫干部有牺牲的，有坚持不住自己撤退的，有群众打低分受处分的，有主动申请到期继续留下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是这个剧特别吸引人的地方。我们为什么称它为时代报告剧？因为它能非常真实地反映脱贫攻坚的现实实践。”

《茶香飘飘》7月22日在平利县正式开机拍摄，是《脱贫十难》10个单元中开机最早的。“之所以把拍摄地定在安康平利，是因为这里的富硒茶和绞股蓝有独特的品质，脱贫攻坚成果也具有标杆意义，而且习近平总书记也为平利茶做了最好的‘广告’。有这些基础，我们就可以从中挖掘很多故事，展开一部大戏。”

这是刘家成第一次与安康、与平利结缘，到来之前他想象着这一定是一片贫瘠的土地，贫瘠的土地上生活着贫困的人们。“到安康后给我一种强烈的震撼，我马上发了一条朋友圈——‘我来到了安康，那人真淳朴，那山真秀美。’山是真绿，水是真清，这么富饶的山和水应该成就我们的美好生活。”

到了脱贫攻坚一线，刘家成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脱贫的“十难”，进而影响着他对《茶香飘飘》的创作。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此前读过很多关于脱贫攻坚的资料。“以前我认为脱贫攻坚确实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困难应该很快就克服了，现实却不是这么回事儿。比如，剧本中写第一书记碰到茶叶销售的难题，通过科研和电商很快就解决了，但我们看到的情况并非如此，所以后来又增加了电商失败等一系列困难，通过对生活实际的了解，使故事更加一波三折，增强了这部戏的戏剧性。”

戏剧性是一部剧成功的关键，拍摄这样一部有宏阔政治背景的当代故事，对时代主题与戏剧张力的把握，的确是一项挑战。刘家成认为：“主旋律影视作品一定要让观众爱看。不能说是主旋律，就光喊口号。我们强调寓教于乐，你得有乐，才能有教。我们要在人物的塑造上，在故事的吸引力上下功夫，先让观众喜欢看，然后把我们的主张和思想寓于其中。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对所有演员的要求。我过去有一句老话，不是演员在表演，而是角色在生活。”

“不是演员在表演，而是角色在生活。”《茶香飘飘》剧组一直在还原有生活味、有生命力的场景。“作为已经脱贫的典型，在这找旧的东西，找落后的东西还很难找到，东西都是往旧的做。我们要用鲜活的故事，生动的人物，有安康地域特色的场景，把党的阳光雨露点点滴滴地从视觉中体现出来，把安康从无到有、从旧到新的山乡巨变展现给全国观众。”

三天前，刘家成拍摄完成了《茶香飘飘》中最大的场面——“安康大集”。“安康大集”是所有脱贫成果的集中展示，是体现脱贫攻坚安康作为的大场景。那天，地表温度达40℃，剧组在烈日下暴晒了一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脱贫奔小康喜气洋洋，是多年期盼才等来的，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我们一定要把这种浓烈的感情和气氛拍好。”

“山上山下，这一片该去的地方几乎都去过了。这是我第一次亲身参与到脱贫攻坚中来，其实我们这也是一种扶贫方式。扶贫先扶智，影视创作也是扶智项目，是别的工作很难替代的，希望我们能通过影视剧激发贫困山区人们内心深处的能动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清水秀的安康未来一定会更美好。”

下一个场景很快布置好了，刘家成又投入到紧张的拍摄中。夏天的雨来得急、去得快，走出旧厂房，蝉又唱起来了，一束束阳光从浓云中打下来，雨后的巴山显得格外清新。今年11月《茶香飘飘》播出时，这样的美景将通过全国五大卫视和三大网络平台传向四方。

导演刘家成正在给主演富大龙说戏。

剧组正在拍摄群众会议场景。

平利当地群众参与演出。

我与《安康日报》共成长

《安康日报》陪我慢慢变老

黄开林

我现在的称谓是退休老干部，退休之余写点短文，因而又叫老作者。自己老了，有啥稀罕？关键我是《安康日报》的老作者，活了65岁，与这份报纸打了45年交道，算不算老人手？是不是老相识？

18岁开始动笔，20岁发表处女作，那是一篇快板书，题目叫《冬子送盐》，改编自电影文学剧本《闪闪的红星》，占了《安康日报》大半个版，当时的责编叫萧重声。后来多写诗歌，萧老师说：不能老写诗，还可以写点别的。因而就写起散文来，可见编辑的话有多重要。那时发一首小诗，小城都会奔走相告，记住许多时日，写出一篇习作，县文化馆创作组会开研讨会，反复讨论修改，就是全盘否定，没一分钱润笔，作者也是高兴的。这不仅是鼓励，更是一种重视和尊重。当年《安康日报》最细微之处还要在作者名字之前署上县名，甚至工作单位，那就不仅仅是个人的喜悦，而是单位的荣耀，县上的光彩。

李大斌接手副刊后，多次将我的散文发在显眼位置，那篇《草鞋垭》发出不久，紧接着又发了叶松铖的评论文章。还在“本区文坛上”编发了杜文涛写我的人物专访《巴山的儿子》。陈敏大学毕业一到报社上班，就给我写信约稿，发了不少民间故事。每周一期，分15次连载我的《中国字谜谈》。就因这篇长稿，有人就推荐我去写县志。梁真鹏、李亚明、谭西、于延琴、张妍虽晚，出手却快，看上了的就在博客和公众号上任意挑选，发了我不少短文。最快的是《一棵有信仰的树》，头天刚放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二天就见报，我真想说声对不起，这不知把谁的大作撤下让老黄显摆了一回？我这人好伺候，不刁嘴，习作发啥位置从不计较，就算大量删削，我依然尊重编辑的劳动，忍痛也要表示谢意。

有几年未给《安康日报》投稿，有人问为啥？我说我是老作者，应该讲风格，把宝贵的版面让给年轻人。总编刘云到岚皋采访，只要抽得出时间，总要约见老朽。有一次我很真诚地说，明年县志写完就解散了，不能公费订报，私人订一份《安康日报》吧！他当即对陪同的洪海部长说，每年赠开林一份。直到现在，我都在享受赠阅，别的报纸可以忽略，《安康日报》一定得看。

2017年9月7日，《安康日报》把整个“瀛湖”副刊都给了我，选发了7篇千字文，取了刊图也要把我的肖像和简介挤上去。这是偏爱，也是对投稿四十多年的老作者的充分认可！我非常珍惜岚皋老作者这个称号，前两年，有位并不年轻的职员，屡屡抄袭网上的东西，堂而皇之地占据着安报宝贵的版面。头两次我忍了，第三次就忍无可忍，给县委宣传部分管领导打电话，在博客上给编辑留言，我不是暗中使拐，坏别人的好事，而是不能让诚实劳动的人吃亏，让岚皋业余作者的名声受损，甚至我这个老作者也跟着蒙羞。

新创办的《文化周末》，更具大胸襟和大气度，每期读过都会收藏。第2期、3期给岚皋青年农民工潘斗应、女作者段祖琼各一个整版，刊发小说《敞开门来过日子》《两棵桑树》，并配有总编的短评。这对一个年轻人是多大的鞭策、业余文学爱好者多大的鼓励啊！这些人将来成了大器，无论身居何方，一定会记住《安康日报》的好。18期刊发岚皋打工诗人万世长3组28首诗，约请紫阳评论家叶松铖写了专论。23期又刊发短篇小说《铿锵锣鼓》，让段祖琼有了二次露脸的机会，我在留言中说：岚皋文坛，喜事连连，老朽老了，只能眼馋。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对一个小县来说，这是难得的集中亮相，不亚于岚皋文坛的“陕军东征”！三位作者都很年轻，这种可喜的文学现象多么难得！我要是岚皋文坛的掌门人，一定高兴坏了，《安康日报》对岚皋如此厚爱，起码得开个研讨会，文友相互分享喜悦，给其他作者一个学习的机会，提振一下精神，鼓舞一下文气，推动岚皋文学上个台阶。

也不全怪这种多少有些冷冰冰的现状，无动于衷的原因是现在很多人根本没时间看报，有个要好的镇长诉苦，所有资讯微信里有，按说电视台的本县新闻应该看吧！回家就过点了，摇控都懒得摁。可惜呀！花钱订阅不说，作者多难写、报纸多难办、邮局多难送呀！我有一个建议，不愿看的可以把报纸捐出来，这也可算作公益，善举，在广场、公园和人多的地方设阅报栏，志愿服务，每天更换，大报版面多，占地方，就贴《安康日报》。

我有一个建议，《安康日报》发稿可否考虑在作者前缀上县名，十个县区暗中比拼一下，看哪个地方文学稿写得好，上得多，这是一种无形的排序，领导见了也会高兴。外地作者也可署上，如北京，西安，汉中，这对报纸也有好处，人气旺呀，名作多呀！

人一生有许多称号，我最看重的是老作者，如同私房菜，老字号。如果我算一棵小树，《安康日报》就是一片沃土；如果我算一块铁，《安康日报》就是熔炉；如果我算业余作者，是《安康日报》使我慢慢成长。这几十年来，是《安康日报》陪我慢慢变老。

文化纵横 主持人：张思成

安康，新乡土文学大有可为

槐籽

和不少安康作家聊怎样写，怎样突破，大家都对写什么颇多焦虑。不少作家有题材和思想的危机感，感到写什么已然不是哪一个作家的困惑，而是相当数量安康作家共同的困境。

写什么呢？总体上说，安康是一个大农业区，所以乡土题材应当是安康文学的主打。写城市文学，恐怕也脱不了乡土的里子，表面光鲜的城市样景，骨子里还是农业那些山山水水。就是说，从精神气象上，安康的城也是城乡结合的城，也是小城镇的城，安康的市民也是与田埂只隔一个居民户口本的市民，往前数三代是农民，往周围看三圈亲戚里多数是农民。这就是安康文学的原壤，长五谷杂粮、六蓄兴旺、耕读传家的壤；是长小商小贩、城门洞子看春秋、出街混混、镇关西的壤，是下乡回城情结的壤。

作为后农业时代、商业时代、工业化时代三期叠加的后发达地方，加之信息化时代、数字化时代的加持，对于文学创作形态来说，天然就不是一个单一的形态，我用一个词来概括：转型小城，或转型的小地方。小地方，又在转型，这是我们安康文学观察的一个点，一个角度，一个高度(安康散文作家刘云曾这样判断：乡村未沦陷，她只是在转型。这是有建树意义的一种判断，它是务实者脚踏乡土由衷的告诉)。文学写作者有无这个感觉，恐怕就是检验写作者对安康文学故事、文学思考有感和无感的标尺。

我们对安康文学的审视，正当的目光当然不是清澈如汉江水，可能会带有太多复杂的、说不清的成分，甚至浑浊也不一定，一语道破的情绪不是文学应有的情绪，因为那太简单、太不真实，因此我们要确信，转型期的安康，对她的文学来说，复杂性正是它的魅力所在，写出安康文学的复杂性，甚至混沌性，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愉快的体验，它一定充满文学突破的快感)，写出安康文学的厚重性，因而就是一种高峰。

厚重性是历史的、现实的融合，是人情社会和哲学价值判断的融合，是安康故事与中国故事的融合，是安康城市与安康乡土的融合，是城市眼光与乡村情怀的融合，是安康城里人的商业化狡黠与八仙正阳老表乡贤式直率的融合——即便是作家眼中单纯的田园风光，也不可仅以陶公论，那些依然袅袅的炊烟，那些依然在瓜田李下发生的乡间情事，也非传统农耕文明时代那样春种秋收，情怀如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也不永远是老母亲的口味，三十亩地一院宅永远没有人敢来强拆——甚至也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汗滴禾下的诗情画意——经历过田土到户、解决温饱粮食有余、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上班挣钱、大规模外出异乡打工、进城务工以至今日之城乡一体化、农村二次建设——今天的脱贫攻坚之后的乡村，其实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类似安康这样的城乡结合地区一次城市人口的扩张，农村新社区、集中安置点、工业集中区等等城乡一体中出现的新景象，正在有力地撞击着城市与乡村旧有秩序、价值观，它亟待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学教科书上从无记载的乡村人口转移形态，那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人口转型，它所带来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以至政治理想治理的转型，对于安康这样的社会转型阶段的影响，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的文学当然不能无感，不能视而不见。

一个村子转移了，一家人进城了，工商资本下乡了，城市人在乡间置业了(国家农宅地改革会促成城市有效消费人口进入乡村，这是另一个阶段史诗意义的现象，它或许从根本上改善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让乡村真正成为城市的延伸，真正让乡愁具有强大的经济意义)，乡村生活形态改变了，一些围绕城市服务的乡村综合体建立了，在祖辈的土地上，乡村新的经济形态打破重组，新型合作经济让新农民真正立足希望的土地，感受到作为产业的农村和作为职业的农民的主人公身份认同(本市汉阴县曾提出“新三农”的概念，即乡愁农村、园区农业、职业农民，并在汉阴的农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实践中有所发展，这个概念理应得到中国“三农”理论场的关注。)

这些变化，给人心灵的冲击，对社区文化的冲击，甚至对传统城乡伦理体系的冲击，都是显见的，我们的安康作家有无勇力者顺势而为写出煌煌大作的安康的《山乡巨变》?！这巨变，已然给安康作家的有志者提供了全新的一望无际的视野，在新乡土的高度，看到安康文学应有的天际。那里，风起云涌、有如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新的转机在出现。

安康的新乡土文学能否立起来，最终要靠作家个体。作为观念上的倡导，能否影响到作家的文学价值判断自然是另一个视角的问题。我们希望有人在思考文学的再选择问题，思考关于安康文学建设性话题。回到规律上，作家个体创造，也总是受到集体理念的扰动——21世纪的世界，已然不是《瓦尔登湖》时代了，它也不允许作家躲在瓜棚中编造汪曾祺的《受戒》，甚至也不能走马尔克斯的捷径，写一部什么《十年孤独》——它是全新的，我们在安康土地上悟到的新的乡土文学的真经，才是我们安康文学朝圣的方向导引，它有着秦巴山特有的雄悍与汉江水的轻灵，它一旦喷涌而出，必是时间与时代的熔岩，在大地上留下新的高峰。

征稿

汉文荟

创刊于1951年3月1日的《安康日报》，即将迎来自己的70岁生日。我们满怀期待地寻找您和《安康日报》的感人故事，作为一份有温度的生日献礼，将这些点滴过往写下来，唤醒更多人的情感共鸣，让文字的光亮映照这张报纸可亲可敬的面孔。来稿请发至邮箱akrbwhzm@163.com。